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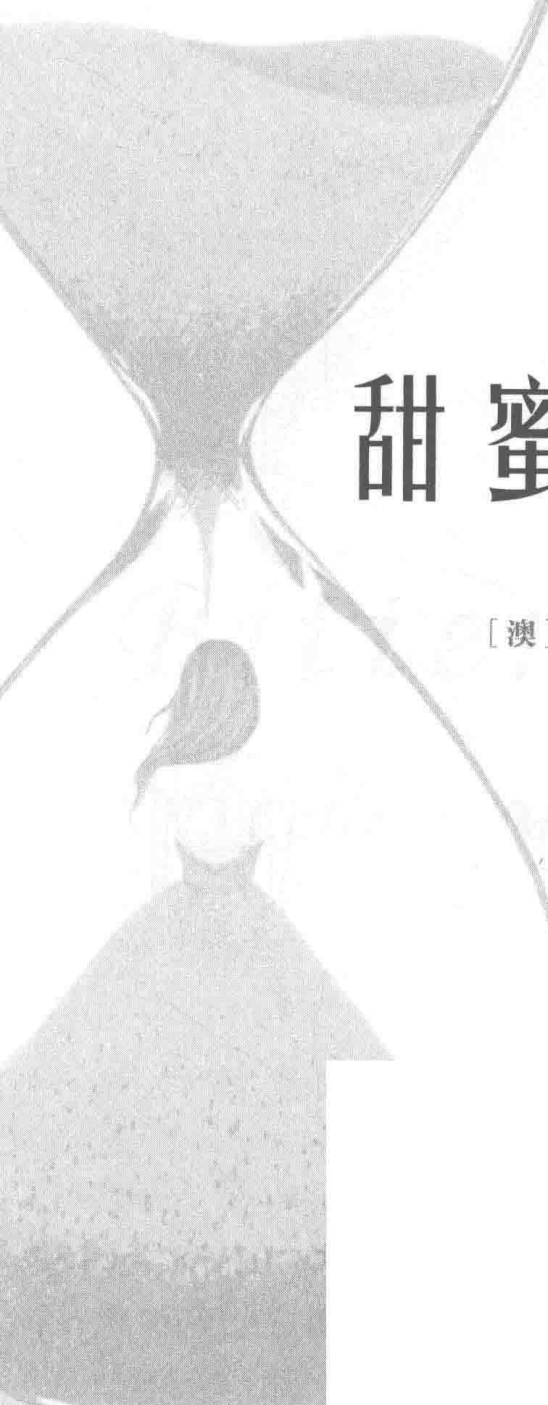
Bittersweet

甜蜜的苦楚

为了生命中的甜蜜，我甘愿拥抱每一次甜蜜的代价。

[澳] 考琳·麦卡洛 著 夏星 译

Colleen McCullough



甜蜜的苦楚

[澳] 考琳·麦卡洛 著 夏星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甜蜜的苦楚 / (澳) 考琳·麦卡洛

(Colleen McCullough) 著; 夏星译. — 南京: 江苏凤

凰文艺出版社, 2018.10

书名原文: BITTERSWEET

ISBN 978-7-5399-8286-1

I. ①甜… II. ①考… ②夏… III. ①长篇小说—澳
大利亚—现代 IV. ①I6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002608号

BITTERSWEET by Colleen McCullough©2013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InkWell Management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18 by Dook Media Group Limited.

中文版权 ©2018 读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经授权, 读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 (简体) 版权

图字: 10-2015-124号

书 名 甜蜜的苦楚

著 者 [澳] 考琳·麦卡洛

译 者 夏 星

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

特邀编辑 武姗姗 姚红成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策 划 读客文化

版 权 读客文化

封面设计 读客文化 021-33608311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三河市龙大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890mm x 1270mm 1/32

印 张 18.25

字 数 350千

版 次 2018年10月第1版 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8286-1

定 价 69.90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致电010-87681002 (免费更换, 邮寄到付)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Bittersweet

Colleen McCullough

献给瓦尔·马丁内斯和亚历克斯·马丁内斯

向你们致以浓浓的爱意和深深的感激

谢谢你们多年来给予我的所有帮助

目 录

第一部 **四个新派护士**／001

第二部 **嫁了一个，还剩三个**／087

第三部 **新来的院长**／175

第四部 **大难临头**／289

第五部 **钉住蛇头**／425

第六部 **砍下蛇头**／491

第一部

四个新派护士



托马斯·拉蒂默牧师，是英格兰圣公会圣马可教堂的教区长，这个教堂位于新南威尔士州克朗达郡克朗达市。托马斯有两对双胞胎女儿，一对叫艾达和格蕾丝，另一对叫草窠和吉蒂。

这四个女孩坐在四把不高的椅子上，身后没生火的壁炉仿佛张着血盆大口。这间客厅很宽敞，里面满是喋喋不休的女人，她们都是教区长的太太莫德请来的，为了庆祝几天后的一桩大事——教区长的四个女儿即将离开家，去克朗达乡村医院受训当护士。

艾达一面忍受着被人围观的尴尬，一面不停地对自己说：不到一个星期就可以走了，不到一个星期就走！她的继母莫德和平时一样，主宰着谈话，东拉西扯，唠叨不停。艾达不想看她，于是便四处瞟来瞟去。

她们四个并排坐着，艾达在最边上，她椅子旁边的木地板上有一个洞。洞里的动静引起了艾达的注意，她坐直身体，心里却

乐开了花。洞里有只大老鼠！它要到妈妈的派对上来捣乱啦！她边等着看它露出头来边想，只要它再前进一英寸¹，我就大声地倒抽一口气，然后用最大的嗓门尖叫“老鼠”。多有意思啊！

可是艾达还没来得及出声，就真真切切地看见了老鼠的脑袋，她吓得呆住了。那是个光溜溜的黑色楔形脑袋，舌头还一吐一吐的——不管是什么蛇，它都是个大家伙！——随后露出来的是它那同样光溜溜的黑色身体，足有女人的胳膊那么粗。没错，它的身体是黑色的，但底下的肚子却是红色的。这东西一直在往外爬，是一条红腹黑蛇，目前可见的身长已达到七英尺²，有致命的剧毒。可它是怎么进到屋里来的呢？

它的身体越露越多，只等尾巴尖也从地板里出来，它就会突然逃走，没人知道它会往哪个方向去。生火的工具都放在炉床的另外一边，中间还隔着浑然不觉的草窠、格蕾丝和吉蒂，艾达不可能拿得到。

她坐的这把椅子有软垫，但是没有扶手，看着很不结实的椅子腿越往下越细，最底下的细圆头几乎跟唇膏一样粗。艾达深吸一口气，抬起身体，同时也把椅子搬离了地面几英寸，用椅子的左前腿对准蛇头的正中间戳下去。随后她坐了下来，动作又猛又重，双手死死握紧椅座的两边，打定主意要让自己安然渡过这个

1 英制度量单位，1英寸约等于2.54厘米。——译者注（如无特殊说明，文中注释均为译者注）

2 英制度量单位，1英尺约等于30.48厘米。

难关，就像杰克·瑟洛驯马的时候那样。

椅腿刺穿了蛇的脑壳，正中两眼之间，它那七英尺长的身体高高地挺立起来。有人尖叫了一声，其他人也跟着大喊起来，可是艾达·拉蒂默却端坐不动，努力将椅子腿牢牢地钉在蛇头上。那条蛇舞动着身体，围着她狂抽猛打，在她身上撞来撞去，就连男人的拳头都没有这么凶猛、有力。它的攻击如同雨点一样落在她身上，仿佛是一团轮廓模糊的东西在绕着她飞速旋转，又像是一个翻滚的黑影将她包围住。

女人们四处逃窜，仍然在尖叫个不停，眼睛里只看到艾达和那条巨大的公蛇，根本没办法克服恐惧帮她。

只有吉蒂，漂亮又勇敢的吉蒂，从炉床上一跃而过，手里挥舞着一把短柄石斧——这是用来在生火前临时劈大块引火柴的。她吃力地蹚过大蛇那如同鞭打一般的猛烈攻击，只劈了两下，就把它的脑袋从身上砍了下来。

“艾兹¹，现在你可以把身体从椅子上挪开了。”吉蒂一边扔掉小斧头，一边对她姐姐说，“这东西简直就是个怪物！你身上肯定要青一块紫一块了。”

“你这个疯子！”格蕾丝抽泣着说，她吓得眼泪都下来了。

“傻瓜！”草窠对着艾达和吉蒂狠狠地说道。这会儿牧师那再娶的妻子就像疯了一样，结果面无血色的托马斯·拉蒂默只顾

1 艾达的昵称。

着去照料她，却无暇顾及内心真正想做的事情——安慰自己勇敢无比的女儿们。

尖叫声和哭喊声渐渐平息下来，有几个无所畏惧的女人已经不那么害怕了，她们把那条蛇团团围住，亲自察看它死成什么样了——这可真是条大蛇！伊妮德·垂德比和亨丽埃塔·波德姆这两位太太，正在帮牧师一起安抚莫德，除了那两对双胞胎姐妹，谁也不记得今天这场被毁掉的聚会原本是为什么而举行的。眼下最要紧的事情是，艾达·拉蒂默居然杀了一条能毒死人的成年公蛇，她简直就是个怪物，所以女人们得赶紧跑回家去，以便继续进行克朗达女性的主要工作——聊聊闲天，顺便造点谣言，再乱猜一气。

四个姑娘来到一辆已经被人遗忘的手推车旁，车上摆着各种好吃的东西，她们把茶倒进易碎的茶杯里，抢起了黄瓜鸡蛋三明治。

“女人不是傻瓜是什么？”草窠挥舞着茶壶问道，“看她们那副样子，你会以为天都要塌了！不过，艾达你也是个不折不扣的傻瓜。要是椅子腿那招没成功，你还打算怎么办？”

“草窠，如果那样的话，我就会求你帮着出个主意了。”

“哈！你用不着求我，因为咱们另一位非凡的思想家兼智多星吉蒂已经来救你了。”草窠看了看四周，“哎呀，她们全都回家去了！姐妹们，尽情吃吧，咱们可以大吃一顿了。”

“妈妈得花上两天时间才能从这事上缓过神来。”格蕾丝开

开心心地说，她举起手里的茶杯，表示还要喝茶，“她在听说教区长宅邸要失去咱们这四个无偿女佣的时候都没这么吃惊。”

吉蒂粗鲁地大声吹了一口气，说道：“胡说，格蕾丝！不管这条蛇多大、多毒，在妈妈心里，它的死都远远比不上少了四个不要钱的女帮佣带来的打击。”

草窠说道：“更重要的是，等妈妈回过神来以后，她第一个要做的肯定是对艾达说教一通，告诉她怎样才能得体又不失谨慎地弄死那条蛇。你闹的动静太大了。”

“天哪，一点不假，我确实是闹翻天了。”艾达一边平静地说着，一边往烤饼上抹着浓醇的红色果酱和厚厚的一层生奶油，“真好吃！可要是我没有这么闹一下的话，咱们四个就永远别想吃上烤饼了。妈妈的那些朋友会把这些一扫而光的。”她大声地笑了起来，“下个周一，姐妹们！下个周一咱们就要开始自己的生活了。妈妈再也管不着咱们。吉蒂，我说这话可没有冒犯你和草窠的意思，你明白的。”

“我太明白了。”吉蒂粗声粗气地说。

其实，莫德·拉蒂默倒不是有意要惹人讨厌。在她自己看来，无论是对待继女还是亲生女儿，她都同样无私，充满耐心。格蕾丝和艾达，跟她的亲生女儿草窠和吉蒂是同父异母的姐妹，外人如果不注意的话，完全看不出她对谁偏心。可人家哪怕对牧师宅邸里的生活稍稍在意一点，莫德总是立刻就能分辨出来。

对于她这样喜欢当妈妈的人来说，四个如此美丽动人的孩子怎么会令她心烦呢？本来莫德也许真的能成为她想象中的那种圣母，可命运却给了她一个实实在在的意外。事情是这样的，莫德所出的那对双胞胎中的小女儿吉蒂比她那三个可爱的姐姐要更美貌一些，她之于她们，就仿佛太阳的光芒令月亮的清辉黯然失色。

从吉蒂尚在襁褓时开始，一直到今天的离别派对，凡是能听到莫德声音的人，都听过她对于吉蒂的各种优点唠叨个没完没了。尽管人们私下里也同意莫德公开说的那些看法，但是，一看到莫德紧紧牵着吉蒂的手走进视线范围，身后跟着另外三个双胞胎孩子，大家就已经烦透了。在克朗达，人们一致认为，莫德的所作所为其实是在为吉蒂树敌——吉蒂的三个姐姐艾达、格蕾丝和草窠一定恨死她了！大家还推测，吉蒂肯定是个讨人厌的孩子，娇生惯养，傲慢至极。

但事实却并没有发展成这样，个中缘由，除了牧师谁也想不明白。他认为，女儿们相亲相爱，正说明了上帝有多眷顾她们，这就是真凭实据。莫德自然是把丈夫给予上帝的赞美抢到了自己头上，而且是全都算作她的功劳才觉得公平。

拉蒂默家的姑娘们觉得莫德既可怜又可恨，只是不管有没有血缘关系，大家毕竟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她们不得不跟她友好相处。这四个姑娘之所以会结成牢固的攻守同盟一致对抗莫德，并不是因为得不到莫德欢心的那三个孩子处境太过艰难，而是因为莫德将所有的疼爱全都集中到吉蒂一个人身上，结果可把吉蒂给

害苦了。

吉蒂本该是个性情傲慢、待人苛刻的孩子，可事实恰恰相反，她害羞、安静，不爱与人交往。艾达和格蕾丝在一岁八个月大的时候，就注意到了妈妈对吉蒂造成的影响，草窠则是后来才发现这一点的，可是等她们三个全都看出来以后，立刻忧心忡忡起来。至于她们是如何渐渐开始密谋要保护吉蒂不受莫德残害的，这已经消失在幼年的迷雾中不得而知。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们的秘密约定历久弥坚。

艾达作为这个小联盟的首领，每一次有状况发生的时候，她总是最先站出来，这已经形成了一种固定模式。艾达十二岁那年，有一回发现吉蒂在用奶酪刨砸自己的脸，于是她把这东西从十岁的吉蒂手里夺下来，然后赶紧带着她去找爸爸。她们的爸爸是这个世界上最和蔼、最亲切的人。对于这个问题，他只知道一种处理方法——他对这个小姑娘说，上帝把她生得这么美，肯定是有他自己的缘由，虽然这缘由眼下还没人明白，但是总有一天她会懂得；所以，要是她企图自残，那就是在冒犯上帝。吉蒂相信了他的话，这场危机被他解决得漂亮极了。

自此以后，直到吉蒂即将从学校毕业的那年初，她再没做过这种傻事。吉蒂和姐姐们念的是克隆达女子学院，这是一家英格兰教会机构。牧师让自己那对大一些的双胞胎推迟入学，又让小的这两个提前上学，所以这四个女孩从小学到中学都在同一个班级，后来又一同毕了业。学校的女校长是个严厉的苏格兰人，这

一届有十一个女孩子即将离校，她的开学致辞与其说是在鼓励她们，倒不如说是在打压她们对人生的期望。

“你们的父母，允许你们毕业前留在克朗达女子学院又额外学习了两到四年。”她的发音很饱满，在牛津念过书的人都有这个特点，“在我主耶稣纪元一九二四年的年末，你们就要离开学校了。等到那个时候，就女性的教育程度而言，你们所受的教育将是无与伦比的。你们在英语、数学、古代史、近代史、地理、基础科学、拉丁语和希腊语这些学科所接受的基础训练，将达到大学的入学标准。”她意味深长地停了一下，随后说出了结语，“不过，对于你们而言，最理想的职业，当数一桩门当户对的婚姻。要是你们选择单身，而且不得不自食其力，那么有两种工作是对你们敞开大门的：一是在小学或是一些中学里任教，二是从事文秘工作。”

在随后的那个周日，莫德·拉蒂默在牧师宅邸里用午餐时，给这番话加了一句批语。

“一派胡言！”莫德说道，说完还轻蔑地哼了一声，“哦，还说什么门当户对的婚姻！孩子们，你们全都会顺理成章地嫁个好人家的。但是，圣马可教堂教区长家的女儿，可不需要自降身份去挣钱养家。在结婚以前，你们就住在家里帮我料理家务吧。”

到了一九二五年的九月，这时艾达和格蕾丝十九岁，草窠和吉蒂十八岁。有一天，吉蒂到牧师宅邸的马厩里找了一截绳子。

她在绳子的一头打了个结，接着用力把绳子从屋子的横梁上扔过去，随后将脑袋套进绳结里，爬上一个空汽油桶。等艾达找到她时，她已经踢翻了汽油桶，一动不动地吊在那里，可怜兮兮地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艾达事后回想起来，一直没弄明白吉蒂哪来的这股勇气，但她还是把吉蒂从勒住她脖子的绳子上解救下来，好在还没有造成严重后果。

这一回她并没有立刻带着吉蒂去见父亲。“哦，最亲爱的小妹，你不能这样，不能这样！”她把脸贴在吉蒂那头丝绸般柔软的乱发上哭着说道，“没有什么事会糟糕到这个地步！”

可是当吉蒂用沙哑的声音说出她的答案之后，艾达才知道情况甚至比这还要糟。

“艾达，我痛恨自己是个美人，我恨极了！要是妈妈肯闭上嘴让我清静一会儿该多好！可她总是说个没完没了。凡是听她说话的人都以为我就像特洛伊战争的美人海伦。而且她——她不让穿便服，也不允许我不化妆——艾达，我敢发誓，只要她能做到，她肯定会把我嫁给威尔士亲王的！”

艾达尽量做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说道：“吉茨¹，想必就连妈妈都知道你不是亲王殿下喜欢的类型。他中意的是年纪比你老得多的已婚女人。”

这话引得吉蒂流着眼泪轻声一笑，可是艾达又说了很久，说

1 吉蒂的昵称，下文中的“凯瑟琳”则是吉蒂的本名。